

張宗昌外傳(二)

戚宜君

出關闖蕩江湖

抱着迷濛的希望出了山海關，關外風物對張宗昌充滿了新奇與刺激，抵達哈爾濱時，正是榴花耀眼的初夏季節，曾經到過珠河老家，但是，一切早已人事全非，提起「黑熊」張虎子，一般人大都毫無印象，老一輩的人雖有記得的，莫不破口大罵，咸認那是個十惡不赦的大壞蛋，簡直不屑一提。

想不到他父親給人留下來的印象，竟是如此的惡劣，看來這個惟一的希望已經註定落空了；他像個洩了氣的皮球似的，再度垂頭喪氣的回到了哈爾濱，正好遇着撫順煤礦大事招募工人，於是，在別無選擇的情況下，隨着一夥人到了撫順。天氣已經熱了，整天鑽進礦坑內挖掘煤塊，忍受着地層下面的燥熱與鬱悶，整天汗流浹背，工作的辛苦也就不必說了。他有的是一身蠻力，再勞累的事情也難不倒他，祇是這份枯燥的工作，實在與他的性情太不適合。夏夜裡，星斗滿天，涼風輕襲，礦工們大都捨棄工寮，鋪上一條蘆席，露宿在煤堆上，享受夜涼如水的情趣，在有

一搭沒一搭的閒談中，夥伴們都說張宗昌的「賣相」生得好，身長體壯，頗有威儀，是個把門守衛的好材料，窩在這裡挖煤，實在是糟塌了他的天賦本錢。

有人甚至熱心的替他合計，並殷勤指點路徑，於是，說走就走，重回哈爾濱，替一個半大不小的賭場守衛。張宗昌年富力強，為人勤快，一個人可以幹幾個人的活兒，他的本職工作是守衛，其實裡裡外外粗重的工作，多半都由他處理得妥妥當當。老闆看在眼裡，樂在心裡，不由得盤算着自從這個楞小子來了以後，不只是打架鬧事的狀況從未發生過，即是一點兒險紅脖子粗的情形出現，只要張宗昌走上前去咧開大嘴巴哇啦哇啦的予以排解，霎時之間也就雨過天青了，正在想着下個月要加他的工錢時，張宗昌却又要跟着別人到海參威去淘金了。

淘金不同於挖煤，一個個都是身手矯健的人物，吃喝嫖賭，逞強好勝，比力氣鬪智慧，誰也不服氣誰。海參威一帶，華俄雜處，道德尺度與是非標準，都有許多不同的衡量角度，很像是美國西部拓荒時期的情形，誰的拳頭硬、胳膊粗，

誰就是大爺。

東北地方沿中、俄邊境一帶地區，民風强悍，強梁出沒，大多數的人都有槍有馬，無事時是安善的良民，一旦有人登高一呼，便能迅速聚集一大批人馬，幹上幾票不要本錢的買賣；遇到官兵追剿，便化整為零而難覓踪影，有些人則越過江東六十四屯，跑到海參威去避避風頭；扒金礦工中有不少是這一類的人物，經常是一大夥人，騎馬帶槍的呼嘯來去，濃重的綠林豪俠作風，羨煞了張宗昌這個小土包子。

一批批亡命之徒式的礦工，像旋風一樣，來了又走了，走了又來了，張宗昌也跟着他們學習騎馬、射擊、鬪毆、滋事，彷彿是與生俱來的天賦本能，沒有多久時間，他的騎術、槍法大有後來居上之勢。以後，又跟着他們幹了幾票買賣，顯現出他還有臨危不亂的特點，狠勁與定力，也都令人刮目相看，特別是張宗昌碩壯的體形、驕驍的性格、威風的氣勢與講義氣、重然諾、輕財貨、好朋友等作風，不但贏得大夥兒的好感，儼然已經成了「當家」人物。

海參威有一個熱鬧非凡的「薔薇酒吧」，張

宗昌一夥人時常到那裡飲酒作樂，清一色的俄國女侍，豐胸露臂，婀娜多姿的穿梭來往，大都長身玉立，風騷媚艷，有時一高興，反而喧賓奪主的把小個子的客人，攬在懷裡嬉戲一番，張宗昌生就一副人高馬大的身材，正好與她們旗鼓相當，在俄國女侍的潛意識裡，對他是頗為心儀，也非常傾慕的。

有一天，在「薔薇酒吧」裡，張宗昌又表現了一手英雄救美的行徑，從此那個名叫露蕙絲的女侍，便把他當成了知心的恩客，只要張宗昌踏進酒吧，露蕙絲就像妻子侍候丈夫一樣的殷勤服侍，體貼入微，後來，索性賃屋同居，共效鴛鴦雙棲之樂。傳說，張宗昌年輕時曾經討過一個俄國老婆，其實，他們並沒有正式結婚，但是，確實是像夫婦一樣，共處過一段不算短的時間，而且，還同她學會了一口流利的俄國話呢！

猶太人善於理財，是人所共知的，其他方面的謀生之道與花樣翻新，也往往是遠遠的走在一般人的前面，早在八十年以前，他們就懂得智慧型的犯罪手法，詐騙保險金也者，不過是牛刀小試而已。

海參威的繁華市區裡，有一些猶太人經營的商店，張宗昌偶而也有同他們來往的機會，有一天，一個猶太老關神秘兮兮的要他借一步說話，劈頭第一句便問：

「你放火燒過人家的房子沒有？」

張宗昌一時之間，還摸不清楚這句問話的意思，猶太老關緊接著又說：

「你願不願意放火燒房子，每次可以獲得二

千盧布。」

這就奇怪了，放火燒人家的房子，還可以獲得豐厚的報酬，想必就是仇家洩憤的玩藝兒，大概就像是替人打架或殺人的事兒一樣吧！於是，他問：

「燒誰的房子？」

答以：「就是燒我這間店房。」

真是越說越玄了，那有人花錢請人來放火的，真是天大的笑話。心想：我要是燒掉你的房子，即使不找我拼命，也會告我一狀，那個猶太人看準了他的心事，解釋着說：

「你儘管放心啦！我決不會怨你，更不會告你，而且，還要感謝你，祇是要作得乾淨俐落，不可留下任何蛛絲馬跡，事後更萬萬不可向人提起，舉手之勞嘛！就可獲得大批的金錢，何樂而不為呢？」

於是，閒着也是閒着，就把這件事答應了下來，經過必要的佈置，一場大火把猶太人的商店燒得精光，事情作得天衣無縫，酬金居然多了五百盧布；後來，經過這個猶太人的介紹，一連串又做了好幾次放火的勾當，每次都順利的拿到了豐厚的酬勞，但是，他始終搞不懂，為什麼放火燒了人家的房子，人家還心甘情願的酬謝他呢？

那時候，海參威大部分都是木石築成的二層樓房，放起火來非常容易，但是，夜路走多了總會遇到鬼的，有一次，竟然在捕房與保險公司的大力防範下，竟然有一個手下逃跑時摔了一跤，半天爬不起來而被捕了，好在那次並沒有把張宗昌牽扯進去，經過多方打聽，才知道以前放火燒

掉的房子，都是保了火險的，房主獲得的保險金，不知要比他所得到的酬勞高出了多少倍，於是，他恨恨的說道：

「他奶奶的，以後再也不聽這些王八羔子使喚了。」

根據在掖縣老家時，曾經擔任過捕快助手的經驗，對於吃公事飯的人，總有着幾分親切的感覺，加上他會說一口流利的俄國話，比較容易與俄國人溝通，有一個時期，居然當起俄國巡捕來了。

人在公門好修行，張宗昌在處理公務時，睜一隻眼閉一隻眼，只要對上司能夠交待得過去，着實放過不少交情，「張長腿真够義氣」的溢美之詞，不旋踵便在海參威的下層社會中傳開了，有些小混混們還想盡了辦法來討好他，甚至孝敬他，黑白兩道都能插上一腳，張宗昌的聲名傳開來之後，大批錢財也就滾滾而來了。

「錢財如糞土」，錢在張宗昌確是漫不在乎的，左手來右手去，揮金如土，廣結朋友，但他真正獲得朋友們的衷心悅服，是在一次酒酣耳熱之際，忽然捏起了他的老子來，想不到在珠河為人不齒的「黑熊」張虎子，在海參威的下層社會裡，仍然殘存着一些傳奇性的色彩，既然，張宗昌是「黑熊」張虎子的後人，許多人便自然而然的把他們那一層崇羨的態度，不知不覺的轉移了過來。

一些亡命之徒，便開始向張宗昌身邊聚攏，有人說：「大丈夫總要開創一番事業才行，老是窩在海參威也不是個辦法。」經過一番計議，集

合了一批志同道合的人，選定中俄邊境的綏芬河地方，開始從事開墾工作。在那個天高皇帝遠的地域，沒有人煙，也沒有法律，張宗昌就像是一個掌握生殺予奪大權的土皇帝。

天知道，這一批好吃懶做的人，如何能定下心來，真正從事開荒拓土的艱辛工作，而且，不久後日俄戰爭便爆發了，日本人與俄國人像拉鋸一樣，你來我往，打得昏天黑地。張宗昌領導下的一批人，聽說打架，便躍躍欲試，看到人家真槍實彈，鬧得不可開交的時候，真想湊上一角，但他們畢竟都是中國人啊！清廷曾經一再告誡：「日俄之戰，中國嚴守中立。」因此，他們也不敢隨便的輕舉妄動。

日俄之戰中大出鋒頭

溯自「八國聯軍」攻佔滿清首都，慈禧太后與光緒皇帝逃往西安，李鴻章獨任艱鉅，往返折衝，忍辱負重與列強簽訂「辛丑和約」，日本與俄國在朝鮮半島及中國東北的利益，因而，大起衝突，雙方互不相讓，戰爭大有一觸即發之勢。

日本意欲獨霸朝鮮半島，而與俄國分享滿洲權益；俄國則堅持獨霸滿洲，却也要分沾一部份朝鮮半島的權益。雙方往返磋商，始終不得要領，進而越談越僵，於焉兵戎相見。

清光緒二十九年歲暮，雙方交涉已經瀕臨破裂邊緣，俄國事前曾經一再揚言：「爲了保護自身在遠東之利益，不惜與日本一戰。」心想：扶桑三島，蕞爾小國，大約也成不了多大氣候。日本方面暗地裡已經積極從事備戰，主動於十二月

二十日宣佈與俄國絕交，五天後便對俄宣戰。

日本人一向喜歡秘密準備，先發制人，企圖在迅雷不及掩耳的狀況下，予敵人以措手不及的震撼，而豐收戰果；因此，在宣戰前夕，日本兵艦已經陸續從佐世保軍港出發，襲擊旅順，擊敗俄艦於仁川後，俄國方始倉促應戰；這與二次世界大戰時期日本偷襲珍珠港如出一轍，要是美國能够吸取日俄之戰的經驗，必不至於有偌大的損失。

日俄之戰如火如荼的展開以後，各國相繼宣告中立，唯中國之處境最爲尷尬，蓋兩國交戰，不是在其中之一的日本或俄國的領土上，領海中進行，而是在中國的土地上和海岸線大打出手，真正是豈有此理。是可忍孰不能忍，但是，不能忍又將如何？清廷積弱不振，連擺擺姿態都缺乏後盾；無可奈何之下，祇有接受國際間的勸告也宣布中立，中國在日俄之戰中的所謂「中立」也者，實在就是「甘被蹂躪，任人宰割」的代名詞。

清廷堂而皇之的劃定遼河以東爲交戰區，遼河以西爲中立區，一任皇清臣民的生命財產，飽受日俄雙方交戰國的無情摧殘，如果這也能算是「中立」的話，豈不令人笑掉大牙，真是言之痛心，嘆之污舌。

光緒三十年初春，日本陸軍大舉渡過鴨綠江進入我國東北，日本海軍以自殺艦隊襲入旅順口，沉船封鎖航道，把俄國兵艦全部堵塞在旅順港中；於是，日軍海上運輸暢行無阻，人員補給源源不斷。日、俄陸軍主力激戰於遼陽，雙方死傷高達數萬人；其後，又會戰於沙河，戰況亦十分

慘烈。俄軍兩次敗北，旅順方面在日本海軍挾擊下，孤立無援，勢窮力竭，歷時八個月之後終於瓦解。

光緒三十一年春節甫過，日俄兩方調遣大軍，總數逾八十萬人，在奉天一帶進行總決戰，戰線綿亘四十餘里，經過了一個月的激烈戰鬥，反復衝殺，彼此肉搏，俄軍終於不支而節節敗退，日俄之戰的命運也就在這次會戰之後完全決定。

就在俄國陸軍一敗塗地時，其波羅的海艦隊，三十八艘戰船浩浩蕩蕩的舳艫相接，繞道好望角，穿過麻六甲海峽，駛入對馬海峽，準備在日俄之戰中大顯身手，日本海軍以逸待勞，在東鄉大將宣稱「皇國興廢，在此一戰」的號召下，突出猛襲，使得這一批生力軍，也迅速或沉或燬而煙消雲散了。

俄皇近臣，深慮日軍挾其戰勝之銳氣，進攻俄國本土，一旦兵臨城下，其投降條件必然十分嚴苛而難以接受，此時若有勁旅稍挫敵人的威風，則和談條件，自必稍有改觀。

話雖然是不錯，但是，俄國的海參威艦隊殘破不堪，大部分船艦已在旅順被殲滅；波羅的海艦隊萬里迢迢前往增援，亦被擊潰；陸軍方面經過百餘次大小戰役，尤其是三次大決戰，已經喪失了戰鬥力，陷於慘敗的境地，此時到那裡去徵調勁旅呢？

於是，有人獻策說：「中國東北一帶的『鬍子匪』驍悍善戰，倘能加以號召，或可爲助，亦未可知。」俄皇在「病急亂投醫」的狀況下，抱着「不妨一試」的心理，下令招募義師勤王。張

宗昌的那一夥人，聞訊之下乃晝夜兼程，前往俄京應募，於是，補充裝備彈藥，言明抵抗日軍一日，得酬勞一萬盧布；就這樣張宗昌的烏合之衆，遂成了俄皇的勤王義師，其實，他們一個個都是中國人，對俄皇「勤」的那門子的「王」呢？

反正，「勤王」也好，混水摸魚也罷，張宗昌率領他那一批亡命之徒，風馳電掣的回到中俄邊境上，橫衝直闖，居然，能把日軍打得七零八落，真是日俄之戰中的一大怪事。

原因是日軍認為俄軍已經完全喪失了戰鬥力，在防備上固然鬆懈了不少，而戰鬥意志也大不如前；在驍悍驍勇的馬隊倏忽而至時，倉皇應戰，措手不及，立脚未穩，便敗下陣來；而他們那種「瞎胡鬧」的打法，使得日本正規部隊目瞪口呆，一下子竟然難以應付，不知如何才好。

好在張宗昌並沒有窮追不捨，祇是蜻蜓點水式的一瞬即過，日軍雖然窮於應付，但並未受到致命的打擊。張宗昌及其所部轉戰各地，呼嘯來去，來似驟雨，去如疾風，到處燒殺劫掠，每個人腰中都纏滿了珍珠瑪瑙，囊袋內也滿是黃白之物，一天到晚追奔逐北，看見日軍便行射殺，加以地形熟悉，神出鬼沒，日本人對於這批亂七八糟的武力，真是傷透了腦筋。

日俄之戰中，日本人雖然戰勝，但國內壯丁業已徵發一空，軍費的支出亦已到了民窮財盡的地步，實在也難以繼續作戰了；加上張宗昌的從中搗亂，日本人已感到窮於應付，恰於此時美國總統羅斯福出面調停，兩國便求之不得的進行媾和談判了。

俄國派遣代表微德，日本派遣代表小村，在美國卜資茅斯舉行會議，小村最初以戰勝國之姿態，向俄國提出割地賠款的要求，俄國代表微德則嚴辭拒絕說：

「俄國雖然戰敗，尚未被征服，所提條件，斷難接受，如果繼續要脅，則不惜再戰。」

並隱約指出，中國民衆皆願助俄軍一臂之力，木村心想：張宗昌一支人馬，就使得日軍難以招架，倘若再有十個八個張宗昌，那還得了。於焉色厲內荏，幾經磋商，遂於光緒三十一年八月簽訂了「朴資茅斯和約」。

從此，日本人完全控制了朝鮮半島，並大大的擴張其勢力於中國東北，且獲得半個庫頁島的控制權。對中國而言，這次歷時十九個月的戰爭，實際被犧牲宰割的還是炎黃子孫，不啻是「甲午戰爭」及「八國聯軍」的延長，而中國却忍氣吞聲，完全承認了「朴資茅斯和約」中日本所得的利益，真是窩囊到了極點。

倘若在日俄雙方都打得精疲力竭時，清廷也像俄皇那樣號召義師勤王，聲勢必然更為浩大，理由自亦更為壯直，「漁翁得利」的情況，想來並非絕無可能，可惜昏庸無能的滿清親貴重臣，竟連這個念頭都不敢想，更遑論一試了，機會稍縱即逝，能不令人慨嘆！

俄皇既免於城下之盟，論功行賞，張宗昌在俄皇心目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，在俄國朝野也變成了衆口喧騰的英雄人物。日俄戰爭結束後，戰場上的敵對狀況全面停止，張宗昌奉召前往聖彼得堡接受嘉勉及授勳，那是一個秋高氣爽的午後

，凱旋門大開，沿途張燈結綵，張宗昌騎着駿馬，身披狐裘，率領部衆十餘人疾馳而入，兩旁黃頭髮藍眼睛的小妞兒，都以艷羨的眼光，目不轉睛看着他們絕塵而去，這時的張宗昌才只有二十四歲呢！

俄皇在宮中大擺筵席，皇親貴胄，顯要重臣，均趕來歡迎這位日俄戰爭中的英雄。俄皇高興萬分的贈以藍寶石大綬勳章一座，並親自予以佩戴，對張宗昌及其部衆的神勇讚不絕口，並擬訂期親自檢閱一番，以示慰勉之意，但是張宗昌心中却七上八下的忐忑不安。

原因是張宗昌謊稱他的部屬近千，所領補給餉械都是按人數計算，實際上他的屬下最多時期也不滿五百人，等到日俄戰爭結束，許多人發足了洋財早已掉頭離去，如今頂多也不過是百來人馬，如果俄皇檢閱，豈不「穿梆」「砸鍋」麼？如果婉轉加以推辭，又怕俄皇死心眼的非要表示破格的優遇不可，於是，急中生智，索性要起狗熊來了。

反正打了勝仗，氣餒正盛，於是，提高嗓門道：

「俺帶領弟兄出生入死，把日本鬼子打得像隻縮頭王八，怎麼着，這會兒還要點名？怕俺吃空缺，就別請俺來，咱們中國隊伍，不能聽你們任意擺佈，什麼叫檢閱，俺不懂，真他奶奶個熊。」

張宗昌唱作俱佳的哇啦哇啦連說帶罵，看樣子好像受到了很大的委屈似的，眼睛瞪得老大，在場的人一個個不知如何才是，俄皇滿頭霧水，以

爲自己失言，急忙遜謝，檢閱一事遂不再提起；張宗昌在俄京風光了一陣了，領到了抗敵費，一陣風似的又回到了海參威。

俄國戰敗後，海參威也呈現出一片蕭條景象，張宗昌們有了錢，那裏不能落腳，囊橐既豐，各自作鳥獸散去，張宗昌又回到了哈爾濱，整天花天酒地，揮金如土，沒有多久便又弄成兩袖清風的窮措大了。

時過境遷，往事也懶得提起，畢竟他與俄國人有些交道，好歹總得有個噉飯之處，乃混入當地俄國領事館裏打雜。一日與司閹閒聊，得知俄皇病了，日夜想念日俄戰爭期間代爲抗日的中國年輕將軍，並在俄文報紙上大登消息，張宗昌聽了非常高興，便告訴司閹者，俄皇要找的人就是他，司閹者嗤之以鼻，以爲他是在瞎吹牛皮，等到張宗昌取出藍寶石大綬勳章時，才連忙稟明領事，整個使館的人都慌了手脚，一面待如上賓，一面拍發電報向俄京報告。

當時俄皇已經病危，久久不見回音，又過了些時候，才傳來俄皇駕崩的消息，新皇忙着登基，俄京亂成一團，張宗昌想出來親往聖彼得堡一行，領事以爲不妥，並再度拍發電報，請求新皇對張宗昌有所賞賜，新皇允准，就把與安嶺一處金礦的所有權送了張宗昌。扒礦淘金是他的老本行，遂召集了一批人手，接收了金礦，又幹起既是礦工又是鬍子匪的勾當來了。

張宗昌後來飛黃騰達，早已把金礦的事忘得一乾二淨，但是，他的後人張濟樂，至今仍然保存着那個金礦的洋文契約呢！

榮任騎兵團長

在興安嶺的金瓜寨中，張宗昌生活得並不如意，像他這種野馬似的性格，如何能够安份守己的扒礦淘金呢？

這時，與他最接近的是一位名叫王棟的山東同鄉，王棟在家鄉讀過幾年私塾，平日愛看一些「七俠五義」、「水滸傳」、「三國演義」之類的通俗小說；晚上收工以後，山居寂寞，根本沒有任何消遣可言，在昏黃的煤油燈下，王棟便連騙帶唬，講些故事給大夥兒解悶，據說，張宗昌的價值觀念及行爲標準，一大部分都是此一時期奠下的基礎。

有一天，張宗昌與王棟到海參威去閒逛，路邊攤子上有個看相的江湖術士，一個勁兒的盯着張宗昌從頭打量到腳，又從腳打量到頭，口中不住的嘖嘖稱奇。王棟大喝一聲道：

「幹嘛呀！看人還有這樣看法的？」

相士打躬作揖的告了罪，和顏悅色的說：

「不爲別的，難得看到你這位朋友的相貌，如此偉岸奇特，日後必然富貴無量，而且，是個帶甲十萬、位列專閹的統兵大員；只不過兇煞太露，得意之後，却要特別小心，才可全福全壽。」

張宗昌聽了哈哈大笑，心想：統領千百人馬倒不是難事，如果說十萬甲兵嘛！那真是想也不會想過，忽然，有人這麼一提，不由得爲之怦然心動。他十分高興的對那位相士說：

「如果真的有那么一天，一定不會忘記先生

的美言，必然要好好好的酬謝您老；至於善終或是惡終，我姓張的溝死溝埋、路死路埋，從來都沒有放在心上。只是我目下幹的是不見天日的採礦營生，那能有我帶兵的份兒？只怕先生是看走眼了呵！」

相士斬釘截鐵的說：

「平生別無所長，只是看人從不走眼。我敢斷言不久以前你就曾經叱咤風雲過一番，話不必講得太過明顯，相信你我心裏都有數；再說英雄嘛！不怕出身低，方今天下鼎沸，千萬不可蹉跎時光，還是及早拿定主意，圖個出身才是。」

相士的一席話，在張宗昌的心潮中激起了很大的波瀾，王棟私下也建議說：

「咱們如果老是這樣混下去，實在也不是個辦法；想當初劉關張桃園結義，起兵討伐黃巾賊，咱們何不邀集一些弟兄，也大幹他一番呢？」大幹一番總該有個目標吧！再去替俄國人賣命，不要說他們如今是自顧不暇，即使是需要我們，總歸我們還是中國人呀！此事可一而不可再，老毛子這條路是別想了。再看東北地區的馬上來馬上去的幾夥鬍子匪，說實在的，張宗昌還真的沒有把他們放在眼裏呢！投效滿清政府麼？一來是根本無進身之階，二來張宗昌眼看清廷的窩囊勁兒，他打從心裏就不舒服，想過來想過去，始終得不到一個圓滿的結論。

辛亥年武昌起義之後，革命志士在全國各地桴鼓相應，革命浪潮波瀾壯闊的在華南地區展開，白山黑水之間也到處瀰漫着革命的氣息；對張宗昌而言，他不懂得「革命」是怎麼一回事，只

聽說黃興在各地招兵買馬，能號召三、五百人就

可以當管帶，在他看來一個管帶就是很大的官了，常見管帶駐防在某一縣城，連縣太老爺都得對他禮讓三分呢！

張宗昌準備響應革命軍的號召，只是苦於無人從中穿針引線，心想：要是大批人馬冒冒失失的前往投效，如果人家看不上眼而打了回票，善後問題便十分棘手了。

正在遲疑不決的時候，忽然，海參威俄羅斯輪船公司的華籍經理胡金驛專程來訪，開門見山的便說：

「方今清廷腐敗已極，欲救中國必須革命，革命就是推翻旗人的統治建立民主中國，以閣下，英勇威猛，倘能參加革命，必可創造一番轟轟烈烈的事業。」

胡金驛的話正對了張宗昌胃口，於是，兩人掏誠促膝長談，仔細合計，等到一切談妥，已經是午夜時分了。於是，胡金驛匆匆下山爲他們安排船隻，張宗昌十萬火急的召集人馬，不數日便浩浩蕩蕩的啓程南下，到上海去投奔李徵五，從此展開了張長腿生命中嶄新的境界。

李徵五原籍寧波府鎮的小浹江，李氏的先世由福建北遷寧波，南宋時出了不少文學知名之士，明、清以還，耕讀傳家，清初改營海運，而後又兼營金融，遂成巨富，儼然是東南商界領袖。同治初年，上海開埠未久，李家來到滬上，首先經營地產，繼而經營「恒」字頭牌號的滙兌錢莊，不但執地產界的牛耳，尤握有金融界的舵樞。李徵五是李家的老五，待人和藹誠懇，富於

理想抱負，不論貴賤、貧富、親疏、遠近，均一視同仁，尤其急公好義，熱心信實的作風，一時有「孟嘗君」的雅稱。他雖然是王文韶的女婿，却不屑於與官府打交道，但對國父孫中山先生倡導的革命運動，則非常嚮往，終以譚人鳳的介紹，秘密參加了同盟會。

武昌義師得勢後，未幾，陳英士領導下的革命黨人亦光復了上海。李徵五捐出私財百萬，組織光復軍，在滬軍都督陳英士的領導下，積極準備攻略南京，就在此時，張宗昌率領了五百多人，馬三百餘匹，分乘三艘海舶來到了上海十六鋪碼頭。

胡金驛與李徵五是寧波同鄉，兩人意氣相投，交稱莫逆，此番隨張宗昌南下，連夜走謁徵五說：

「奉吉黑三省馬傑頭子不少，唯張長腿膽識過人，豪氣干雲，爲人雖然粗獷不文，但却頗重義氣，且年僅二十九歲，可塑性尚強，沒有任何複雜的背景，如能收容，當不至有負五爺栽培之至意。」

李徵五聽了，一迭連聲的說：

「目下正在用人之際，難得此人來歸，沒得說的，明天叫他來見我吧！」

翌日一早，胡金驛便帶着張宗昌來謁，李徵五先命他的高級助手任健與之洽談，一見面胡金驛指着任某向張宗昌說：

「這位是任參謀。」

張宗昌不待詞畢，便連忙搶步上前，雙膝跪倒，唱了個大喏：

「給您老磕一個頭。」

面對這個英偉魁梧的彪形大漢，一下子矮了半截，任健內心頗爲不忍，連忙把他攙扶起來，讓了半天才彼此落坐。胡金驛萬萬沒有想到，這個殺人不眨眼的楞小子，居然還會像模像樣的來上這麼一套，內心不免增加了幾分肅然起敬的感覺。

如果說張宗昌是被光復軍總部的氣勢所鎮懾住了，那就根本是膚淺之見。須知：面對俄帝宮廷的排場，他根本就沒有當成一回事，如今豈有怯場之理；倘若說張宗昌是在耍滑頭、玩花樣，更是大錯而特錯了，這個人的一生作爲雖然乏善可陳，但他的義氣和誠信則是有口皆碑的。

這是他生命的轉捩點，豈可等閒視之，按照從前的規矩，慎重其事的行個大禮，也是理所應該的事，從張宗昌的濃眉大眼中的神情看來，證明他此番的作法，確實是誠心誠意的。

再看張宗昌的衣着，布袍青褂，腰繫黑絨寬帶，袍短遮不住腳踝，褂長超過了膝蓋，這是關外農民樸實的打扮；而腦後一條大辮子，不時的左右搖晃，又是一副滿清臣民的標準形象。

任參謀要言不繁的詢問了一些家世、近況、抱負等問題，張宗昌均一五一十的照實回答，爲了表示這些年他也學着認識了一些字，特地索了紙筆，在上面寫着：

「張宗昌，草字效坤，人稱張長腿，山東省掖縣人，虛度二十九歲，娶過兩房媳婦，帶來人手五百二十七名，駿馬三百一十二匹，現在十六鋪碼頭待命。」

任參謀看着紙片上歪歪斜斜的字跡，吃力的弄懂了以後，不覺爲之莞爾不已，張宗昌以爲是笑他寫的不好，顏面上還真有些掛不住呢！不料任參謀笑着說：

「誰給你取的名字？竟與蓮花六郎同名，臺甫很雅緻，今後就用張效坤吧！」

「蓮花六郎」就是唐代女皇帝武則天寵愛無比的面首張昌宗，爲了他們兄弟，武則天還忍氣吞聲的任令狄仁傑在朝堂之上，當衆數落個沒完呢！武則天暱稱張昌宗爲「蓮花六郎」，任參謀把他們兩人連在一起，張宗昌根本不知道是怎麼一回事，「蓮花六郎」究竟是何許人，他也弄不清楚，只是覺得任參謀的嬉戲態度，想來一定是他寫的簡歷出了差錯，遂趨前瞧了一眼，連忙說：「寫錯了哇！俺把名字寫顛倒了，真是該死！」

名字的誤會既然弄清楚了，任參謀又說：「張兄遠從關外前來爲國效力，實在可敬可佩，不過頭上的辮子是滿清老百姓的順民象徵，必須剪去，方能符合規定。」

人都來了，何惜一辮。張宗昌爲了表示誠意，立即大聲說道：

「您老費心，就請幫俺剪了去吧！」

任參謀見他如此爽快俐落，乃命衛士取來剪刀，馬上爲他剪了髮辮，旋命張宗昌在外稍候，等待李徵五親自接見。

任健把會見張宗昌的情形，提綱挈領的向光復軍統領李徵五作了完整的報告，並建議說：

「這個投軍的北方人，敏捷果斷，意氣豪雄

，是條鐵打的漢子。外表雖樸實憨厚，內心却並不糊塗，如果把他編成騎兵，另外再派二、三名習騎科的人協助編練，相信一兩個月後，必能成爲一支所向無敵的勁旅。」

李徵五不住的點頭稱善，立命請他進來面談，張宗昌見了李統領又是唱喏，又是磕頭，樂得李徵五闊不攏嘴巴，眼見他渾厚壯健的體格與必恭必敬的態度，心中着實歡喜。說着說着已是近午時分，遂殷勤留客共餐，並一再鼓勵他儘量輕鬆吃喝，不必太過拘禮；張宗昌大約是在船上因爲暈眩，幾天都沒有吃飽，此刻心裏暢適無比，一口氣吃了豬排十客、牛排十客、麵包十個、紹興酒五斤，才告酒足飯飽，摸了摸肚子，靦靦的向李徵五稱謝不置。

目睹張宗昌虎背熊腰，大馬金刀的離去之後，李徵五重重的拍着大腿自言自語的說：「真正是樊噲之流，上那裏去找這樣的人才啊！」

隨後是立即接待關外前來的一批人馬下船安置，並向陳英士報告，委任張宗昌爲光復軍騎兵獨立團團長，並派徐克成爲副，迅予整編裝備，積極展開訓練，在廓清東南地區的戰鬥任務中，還真的派上了不少用場呢！

張宗昌對李徵五的提携之恩始終銘記在心，一直到他呼風喚雨，不可一世的鼎盛時期，凡是與人提起李徵五，仍然尊稱爲「老祖宗」與「老統領」。這種感恩圖報的作風，一般人大都給予極好的評價。

(未完待續)

中外文史叢書 壯遊八十年

陳廣沅教授著

定價平裝380元

精裝450元

本書爲旅美學人名教授陳廣沅先生精心傑作要目有：唐山、上海交大生活。留學美國準備一年。二年讀書二年做工之留美生活。回國後大學教學生活。服務津浦路浙贛路滇緬路回憶。赴美爭取鐵路器材。聯總救濟工作。行政院救總工作。回憶民航空運隊。避難香江十年。晚年在美教書奇聞。內容精彩，篇篇可讀。全書陸佰叁拾頁。二十五開本平裝訂價新台幣叁佰捌拾元。精裝本肆佰伍拾元。郵撥一四〇四四號中外雜誌帳戶。